

封面头条

『孕妇泰国坠崖』当事人：听到他的名字就会发抖、头晕

南京秦淮区法院开庭审理王暖暖与俞某冬离婚案，将择期宣判



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。

9月26日7:30,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外,晨光微露。2019年在泰国遭丈夫推下悬崖、奇迹生还的中国孕妇王暖暖,与俞某冬持续近六年的离婚案,当日在这里开庭审理。

王暖暖特意画了精致的妆容,尽管神情坚定,但眼底血丝密布,难掩疲态。法庭内,她和远在泰国服刑的俞某冬对簿公堂;法庭外,热心市民聚在门口焦急等待结果,还有无数网友在线上声援。

经过4个多小时的审理,王暖暖走出法庭,平静地公布一审开庭结果:择期宣判。“我不知道最终结果将会如何,但相信司法公正。”她说。

“我不想见他”

面对记者提问“昨晚睡得好吗”,王暖暖坦言“不好”。多年的等待让她焦虑到无法入眠,“我停了工作,只想好好休息,但越是临近开庭,越控制不住情绪。”

她描述自己对俞某冬已有“躯体化反应”——听到他的名字就会发抖、头晕,甚至几近晕厥。“我不想见他,也不想听他说一句话。可为了走完司法程序,更接近自由,我必须面对。”

王暖暖回忆,在泰国庭审过程中,俞某冬曾当庭编造荒谬说辞,诸如“我只是想吓她一下”、“她是自己失足跌落”等,且表现得极为“诚恳”,还曾盯着王暖暖说,“老婆,我想你了。”种种行为让她感到不寒而栗,几度气到几乎昏厥,“我害怕法官会被欺骗”。

王暖暖说,更令人心寒的是,俞母在此前多次对她进行精神压迫:要求她出具谅解书,指使儿子狱友上门恐吓,还亲赴悬崖边拍视频扬言“你不改口供我就跳下去”……

王暖暖评价俞某冬一家人:价值扭曲。

“对不起我的孩子”

比身体伤痛更深的,是作为母亲的无力感。

王暖暖的儿子出生后被查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,需尽快手术。但由于婚姻未解除,孩子一直没有上户口,无法预约上海医院的诊疗服务。

“我只能带着婴儿在杭州、南京、上海来回奔波,每次开车几个小时赶到医院,结果被告知‘今天看不了’。”她说话时声音颤抖,“我觉得对不起我的孩子,他什么都没做错,是我结错了婚。”

奶奶九十多岁,父母七十多岁,为了打官司,王暖暖和他们相处的时间却很少。“我真的好害怕,如果我在未来的时间里还要花这么多的时间跟他打官司,跟他纠缠,即使我赢了又怎么样?赢了官司,输

了人生。”她哭泣着说。

将会坚定追责

2019年6月9日,南京女子王暖暖赴泰国旅游期间,被丈夫俞某冬从约34米高悬崖处推下,导致全身多处骨折、肺部挫伤、子宫破裂,一度生命垂危。经抢救幸存后,她在ICU昏迷十余日,最终凭借顽强意志活了下来。

泰国警方调查认定,俞某冬为谋取妻子财产蓄意作案。2023年,泰国法院以蓄意谋杀未遂罪,判处俞某冬有期徒刑20年,并赔偿王暖暖550万泰铢(约合人民币120万元)。然而,王暖暖直到今天都没有拿到一分钱的赔偿。

更为棘手的是,由于两人婚姻关系尚未解除,王暖暖虽已脱离险境,却仍被困于法律意义上的“夫妻”身份之中,这严重影响其正常生活。

此次在南京秦淮法院提起的离婚诉讼,是她争取彻底自由的关键一道程序。而在此之前,仅送达文书一项,就因被告服刑于泰国监狱,历经近三年外交协调才得以完成。

“这个官司会很难打,但我们的法律说有追责的权利,所以我一定会主张这个权利。”王暖暖坚定地说。

渴望获取自由

站在法庭门口,王暖暖说,支撑她走到今天的,不是复仇,而是对自由的渴望。

“表面上看,是他坐在曼谷的监狱里,可我也一直像身处无形的牢笼。”王暖暖说,“只有当我真正摆脱这段婚姻,不再被他们的纠缠、谎言和拖延所困,我才敢说自己是自由的。”

她不希望人们因她的经历而“恐婚恐育”,相反,她呼吁年轻人婚前务必“擦亮双眼”,警惕情感操控与经济剥削。“结婚本身没有错,生育也没有错,只是我自己看错了人。”她说。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马晓玉 周晓凤 南京摄影报道



王暖暖介绍庭审情况,其间几度哽咽,失声哭泣。

给老人当临时“儿子”
一次收费500元
“外包儿女”引争议

如果父母需要照顾时你身在远方,是否愿意付费请人代为尽孝?

近日,一个被网友调侃为“外包儿女”的新职业形态走红。在辽宁大连,一个原本以安保为主的保镖团队,开始为老人提供陪伴式服务:陪诊、买菜、聊天,必要时还帮忙“撑场面”,调解家庭矛盾。服务一次收费500元,部分从业者月入过万元。

有人点赞,称其弥补了空巢老人的情感需求。也有人担忧行业缺乏规范,存在服务质量、安全等隐忧。

多数订单来自远方子女的委托

“目前,我们实际服务的老年订单不到100单。”9月26日,该保镖团队成员凯哥告诉华西都市报、封面新闻记者,他们的事情经过媒体报道后,引起了广泛关注,很多人都来咨询,“但大多数还是观望的状态,没有网上传的那么夸张。”

服务始于一位丁克老人的“撑腰”需求。“说是撑腰,其实我们只是去养老院看望这个老人,陪她聊聊天,让别人知道她也是有‘亲人’的。老人像孩子一样需要沟通,很多心结聊开了就好了。”凯哥说。

多数订单来自远方子女的委托。于是,凯哥就和团队扮演起“儿子”的角色,每周去看望老人一至两次,陪他们看病、买菜、聊天,有时还出面调解矛盾纠纷,成为老人身边“看得见的依靠”。

“我们一次收费500元,但每次去看望老人,会拿出一两百元,给老人买点东西或者包个红包。”凯哥说,有客户累计消费了7000多元。订单结束了,团队成员与老人们的联系还在继续,“毕竟认识一场,有时路过养老院,也会顺便去看望下。”

陪伴是老人们真实的渴求

“外包儿女”业态的出现,绝非偶然。

据统计,截至2023年末,全国空巢老人占比已经超过一半,部分地区甚至超过70%。在《老年人监护问题研究报告》调查的1611名对象中,长期空巢老人约占40%,多数老人认为自己生活照料情况一般或不足,存在养老担忧。陪伴,成了老人们最真实的渴求。

同时,天眼查专业版数据显示,截至目前,我国现存在业、存续状态的养老相关企业超37.2万家,养老相关企业的注册数量呈现出逐年增长的态势。

有网友表示,“外包儿女”比请保姆贴心,比子女及时,感觉是一个好职业。不过也有网友担心,“外包儿女”能在一定程度上填补空缺,给老人送去关怀,但这终究无法完全替代亲情,期待这个行业能更加规范。

现象背后有四重社会现实

“这个现象其实是老龄化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。”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、教授涂永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,“外包儿女”服务的兴起,折射出中国从“家庭养老”向“社会化养老”的转型。

涂永前分析,这一现象背后有四重社会现实:一是中国已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,大量空巢老人缺乏日常陪伴与安全感;二是城镇化使得子女常年异地工作,“孝顺靠陪伴”在现实中很难实现,家庭功能逐渐让渡给社会服务;三是“儿女角色”这一天然的亲情角色如今被定价、被市场化,情感劳动正走向专业化、产业化;四是公共养老、社区照护等配套不足,民间自发形成市场化补充。

“从积极面看,这个团队从安保转向‘暖心服务’,体现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,也预示着‘银发经济’的崛起。”涂永前说。

但他同时提醒,商业化的“陪伴”可能加剧部分老人心理依赖,一旦服务中断,反而带来更大落差。此外,如何监管服务人员资质、避免过度依赖市场化服务而削弱家庭责任感,以及行业规范缺失等问题都值得警惕。

“这一服务折射出的,不是老人想‘买陪伴’,而是老人渴望被在乎、被理解、被保护。”涂永前认为,未来更理想的方向是由社区、政府和社会组织搭建多层次养老支持体系,最终在社会治理和家庭责任上找到平衡。 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杨金祝 罗田怡